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57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四

韓詩遺說攷五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國風五

齊風

鷄鳴

韓詩曰鷄鳴讒人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

喬樅謹案御覽一本作纔人也纔者讒之譌字玉海三十八引作說人也誤

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韓詩曰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辟君曰鷄遠鳴蠅聲相似也同上

喬樅謹案韓詩以鷄鳴爲讒人則所謂鷄遠鳴與蠅聲相似

者謂讒人之言以似亂眞也劉向列女傳載緹縈歌鶏鳴之詩又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鶏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皆以此詩爲無罪被讒之作與韓同義

嫙

子之嫙兮

韓詩曰嫙好貌 釋文

喬樅謹案嫙毛詩作還齊詩作營見漢書地理志注毛詩訓還爲便捷之貌釋文云便捷本亦作便旋是毛義與韓詩相近馬瑞辰以毛傳假還爲趯字說文趯疾也憬急也憬義亦與趯近又曰按還旋古通傳便捷當用釋文作便旋據下章于之茂兮于之昌兮茂昌皆爲好則還爲嫙之假借從韓詩訓好爲是

並驅從兩肩兮

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僖君傳曰獸三歲曰肩 後漢書馬融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兩肩釋文肩本亦作豜攷說文豜三歲豕肩相及者詩曰並驅從兩豜兮作豜者亦三家詩今文豜字從豕本爲大豕之名小尒疋曰豕之大者謂之豜是也尒疋釋獸曰麐絕有力豜韓詩毛傳並云獸三歲曰肩肩卽豜之消文高誘呂覽注亦曰獸三歲曰豜豜豜字同是凡獸之大者亦通稱曰豜也

遭我乎猗之閒兮

韓詩傳曰遭遇也華嚴經音義二

揖我謂我婚兮

韓詩曰婚好貌釋文

喬樅謹案婚毛詩作僛傳云利也與韓異義王氏念孫曰詩二章言好三章言臧則首章从韓詩作婚訓好義亦同馬瑞辰曰王說是也婚通作嬛玉篇婚好貌或作嬛又通作卷澤陂詩碩大且卷毛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婚廣雅婚好也毛詩作僛者音近假借傳以利釋之方言說文並曰僛慧也慧者多便利與還爲便捷義相近故箋以爲報前言還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辟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文選秋胡詩注又十九神女賦注又二十七曹植美女篇注又二十八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

喬樅謹案文選神女賦注韓詩曰東方之日無兮字引盛美作美盛如作若又神女賦注引詩東方之日兮有兮字美女篇注同引辟君章句作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毛傳釋此詩云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二章傳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箋云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與者喻君不明二章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箋說與傳異毛鄭義又均與韓詩不同馬瑞辰曰古者喻人顏色之美多取譬於日月詩月出皎兮毛傳云喻

婦人有美白皙也宋玉神女賦其始出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語本此詩韓說於義爲協

在我闥兮

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闥門內也與韓詩義同胡承珙曰西京賦入達九房達卽重闥幽闥僻注宮中之門小者曰闥東京賦八達九房達卽闥字漢人多作闥前漢書高后紀贊樊噲傳霍光傳注皆云闥宮中小門後漢書宦者傳注引尒疋曰小閨謂之闥所據當是古本毛訓門內以與上室字同義蓋切言之則闥爲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爲闥韓詩云門屏之間亦是謂門以內也

南山

雄狐夂夂

玉篇夂部夂行遲貌詩云雄狐夂夂今作綏（補）

喬樅謹案夂訓行遲貌此詩之本字作綏者古文同音通假字也玉篇艸部菱音綏胡菱香菜菱芠並同上廣韻六脂亦同是夂古通之證毛詩傳云雄狐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皆無行遲之訓玉篇所載夂字訓義蓋據韓說云今作綏者時人習見綏罕見夂故改三家之文從毛作綏也

南山

橫由其畝 橫由一作從橫 釋文

韓詩曰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釋文

詩云從橫其畝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 眾經音義三又見六卷

韓詩說曰南北曰從東西曰廣 眾經音義二十四

喬樅謹案毛詩作衡從其畝與韓文異臧鏞堂曰東西曰廣廣卽橫之譌此不然也眾經音義二釋從廣引小尒疋曰從長廣橫也凡南北曰從東西曰橫此事之恆也又卷三引周禮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君曰輪從也廣橫也則縱廣卽從橫廣輪猶橫從也東西曰廣非橫之譌字明矣馬瑞辰曰衡卽橫也古由從二字同義說文繇隨從也由或繇字故通用韓詩又作從橫其畝薈傳韓詩者不一家故本亦各異

娶妻如之何

詩云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 眾經音義二十四

喬樅謹案此句毛詩無傳釋文云取七喻反眾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引詩及傳云云段氏玉裁曰元應所據詩與陸異疑是韓詩胡承珙曰白虎通義引詩亦作娶妻如之何是用三家詩坊記引下章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與今毛詩不同皆三家字異耳

敝笱

其魚遺遺

韓詩曰遺遺言不能制也 釋文

喬樅謹案遺遺毛詩作唯唯傳云出入不制也義與韓同攷

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韵五旨遺魚盛貌皆本此詩韓詩遺遺之消毛詩唯唯又遺遺之假借鄭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玉篇之訓卽用鄭義

載驅

齊子發夕

韓詩曰發旦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正義以爲夕時發行惠氏棟曰小宛詩明發不寐辟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焦氏易林云齊子旦夕遥遠久處旦夕猶發夕也義皆與韓詩合胡承珙曰毛傳亦是以發爲旦與韓同義自夕發至旦當本作自夕至旦傳寫衍發字小宛傳云明發發夕至明當本作明發夕至明亦傳寫衍發字祭義注以明發爲自夜達旦卽所謂夕至明也此發夕猶言旦夕彼明發猶言明旦耳正義皆未悟傳意

猗嗟

猗嗟孌兮

玉篇頁部詩云猗嗟孌孌眉目閒也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孌本亦作名攷毛詩猗嗟名兮傳云目上爲名玉篇所引是據韓詩故文與毛氏異鄭風野有蔓草詩清揚婉兮玉篇面部引韓詩云清揚醜兮皆毛用古文假借字韓詩用今文正字與此可互相證明也

舞則選兮

韓詩曰舞則纂兮群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文選日出東南隅行注

喬樅謹案文選十七傅毅舞賦注引韓詩文同惟應上無則字纂毛詩作選選纂以聲近通假柏舟詩不可選也後漢朱穆傳注引絕交論作算字亦以聲近通假選之或爲纂猶饌之或爲簒誤之或爲簒也馬瑞辰曰按詩三章俱言射事則舞亦射時之舞周官鄉大夫鄉射教五物五曰興舞又大射儀王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射時有舞之證皇侃論語疏釋興舞云射容與舞趣興相會進退同也則此詩舞則選兮即興舞耳群君言其舞應雅樂即記所云其節比於樂也

四矢變兮

韓詩曰變易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如箋所云是周官保氏五射所謂參連者也賈疏釋參連云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放列子仲尼篇云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謂四矢皆能復其故處也韓詩訓變爲易言每射四矢皆易其處此保氏五射所謂井儀者賈疏釋井儀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是也淮南子云越人學遠射參矢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然則井儀之法每射四矢各易其儀不守其故處與參連之四矢皆復其故處者正相反而要皆五射之事馬瑞辰以韓詩變

易之訓爲失殆未攷耳

魏風

葛屨

纖纖女手可以縫裳

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文選古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摻摻女手傳曰摻摻猶纖纖也此毛公以今語釋古語古詩云纖纖擢素手本韓詩語也摻者纖之假借纖者攕之詁訓說文云攕好手貌从手戴聲詩曰攕攕女手文雖不同而義與韓詩適合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作攕則說文所引據魯詩之文也易林曰摻摻女手紡績善織是齊詩文同毛作摻摻攕古通段氏玉裁謂俗改攕作摻殆未必然纖義訓細碩人詩手如柔荑即纖纖之貌也

汾沮洳

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又曰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

不可失也嘵乎其廉不可劌也温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初學記十五

喬樅謹案毛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正義謂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是也合於琴瑟則有章曲矣韓義亦與毛同謠古文作𡍮說文云𡍮徒歌从言肉聲徒歌則不必有章曲孫炎釋尒疋徒歌謂之謠云聲消搖也是已謠字又通作繇廣韻繇下引詩曰我歌且繇亦三家之異文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九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裴晏如覆杆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岵

予子行役

韓詩曰年二十行役毛詩北風正義

伐檀

坎坎伐檀兮

玉篇土部詩云坎坎伐檀斫木聲也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坎或作轗重文堛云堛亦與坎同攷魯

詩石經正作坎坎又伐木篇坎坎鼓我說文引詩作轗轗鼓
我則作轗者疑齊詩之異文毛傳云坎坎伐檀聲此云斫木
聲也是玉篇所引爲韓詩之訓義
漢書王吉疏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
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
子之令補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
子不得進仕爾今據王吉疏亦以伐檀爲刺不用賢王吉治
韓詩者是韓毛義同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辟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

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
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文選二十潘岳關中詩注又廿五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三十四曹植七啟注三十七曹植求自試表注
喬樅謹案詩攷引作素飡
韓詩外傳二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
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
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
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
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飡遠矣詩云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又曰晉文侯使李離爲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

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者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子自以爲罪則寃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臣之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寃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語云李離爲理本作爲大理據御覽二百三十一引無大字祿本作爵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俱是祿字今從之又臣之罪當死舊脫臣字誤重一罪字今刪補亡國疑是忘國之譌

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補

魚豢曰爲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三國魏志注引補

喬樅謹案三國志華歆傳裴松之注引世語曰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魚豢嘗從問詩禧說齊魯韓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今觀魚豢說伐檀詩云云與曹子建語合是豢亦

習韓詩也

河水清且淪猗

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釋文

喬樅謹案文選十三謝惠連雪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作從流而風曰淪從流卽順流也馬瑞辰曰廣雅釋詁倫順也韓詩訓淪爲順流而風正與倫義近順流則波恆小亦與尒雅小波爲淪義合釋名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理亦順也義正與韓詩同較毛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爲善碩鼠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轍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又曰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皆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

而從善何不樂令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抍嗑然而笑曰予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矣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喬樅謹案外傳一本仍作樂土樂土與今詩同盧氏文弨云按後適彼樂國亦重上句疑重上句者是古本後人皆以今詩改之耳又新序節士篇亦重適彼樂郊句更可證矣又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外傳本脫去一鼓字人字今據新序補之去不善而從善舊脫去而從二字衍一令字今亦據新序改正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矣得我直

韓詩外傳二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鷇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湌而食之者何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賊盜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

月減損上服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唐風

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辭君章句曰聿辭也三字見文選江賦注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文選廿一張景陽雜詩注又見廿二沈休文鍾山詩注廿八陸士衡長歌行注三十沈休文學省愁卧詩注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注四十六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四十七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

喬樅謹案詩箋云是時農功畢是歲莫爲歲晚之候今據辭君章句以歲莫言君之年歲已晚其義與毛詩異

職思其憂

三國志曹植疏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山有樞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二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弊性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喬樅謹案弊性事情本皆作然事情趙懷玉校本從說苑政理篇改之勞力教詔說苑力作煩呂氏春秋察賢篇作勞手足煩教詔與外傳文微異

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婁摟摟亦曳也 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毛詩作婁乃摟之古文假借字玉篇又云本亦作婁今韓詩外傳引詩皆作婁卽顧氏所云或本葢後人依毛詩改之耳

椒聊

彼已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二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賤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長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綢繆

見此邂逅

韓詩曰邂逅不固之貌 釋文

喬樅謹案鄭風邂逅遘相遇毛傳云不期而會曰邂遘此詩見此邂逅毛傳云邂逅解說之貌韓詩釋邂逅解說之貌又云不固之貌

陳啟源疑此邂遘與鄭詩有別胡承珙曰邂遘但爲會合之意淮南俶眞訓孰肯解構人閒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毛傳云解說之貌卽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韓詩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不固後漢書閻后紀曰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遘會與韓詩不固義近

鴻羽

肅肅鴻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蘁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闇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欺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反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蘁邱之上由謂巫馬期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蘁邱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喬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鴻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外傳悠悠倉天今外傳本誤蒼非禮記月令駕倉龍服倉玉衣倉衣皆以倉爲蒼字

父母何嘗

韓詩外傳三詩曰父母何嘗

有杕之杜

逝肯適我

韓詩曰逝及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逝作噬傳云噬逮也與韓文異而義同毛傳於邶詩逝不古處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爲逮訓逮爲及義皆展轉相通此詩噬字卽逝之假借

生於道周

韓詩曰周右也釋文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釋文載韓詩云周右也呂記引釋文曰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此誤也道周與上章道左對文故韓詩訓周爲右非道周直作右字馬瑞辰曰右周古音同部周卽右之假借右通作周猶詩既伯既禱禱通作祷也壽从鬲聲鬲从又聲右从又亦聲皆與周通用毛傳訓周爲曲據兼葭詩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卽屈曲也則傳訓曲亦與右義相近

采苓

矣

荷亦無信

韓詩曰荷且也 眾經音義二

喬樅謹案毛傳荷誠也箋云荷且也此鄭用韓義改毛也段玉裁謂毛傳以荷卽果之雙聲假借馬瑞辰曰說文苟艸也訓誠又訓且訓假皆雙聲假借也荷假雙聲荷與姑亦雙聲訓且者以荷爲姑之假借此詩荷字當从箋訓且謂姑置之勿信勿與勿從也

秦風

車轔

寺人之令

韓詩曰令使令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令令令蓋古今字說文令弄也使令也與韓詩義同廣雅令令也玉篇令使也亦本韓詩又毛傳訓寺人爲內小臣攷周禮天官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諸侯之官寺人兼掌內外使令不必天子之備官故傳以內小臣言之猶文王世子之內豎是也毛詩釋文寺又音侍本或作侍顏師古匡謬正俗謂侍人與寺人有別馬瑞辰據燕禮小臣戒與者疏言周禮大僕職王燕飲則相其法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又小臣師一人疏言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諸侯兼官無有大僕惟有小臣出入君之教令是諸侯小臣兼大僕實掌君出入之

敎令經作寺人者卽侍人之消非謂周官寺人之官也喬樅謂馬說非是案燕禮云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注云內小臣奄人皆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是諸侯本有內小臣之官小臣師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又大射儀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南面北上注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又云小臣正贊祖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是諸侯小臣之官有小臣正又有小臣師大射禮以小臣正當大僕之事小臣師佐之燕則禮輕以小臣師一人相君燕飲而已小臣之與內小臣判然各別如是焉乃以傳之內小臣爲卽小臣之官誤矣至寺侍音近義本相通鄭君周官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是已侍者取其親近侍御之義故大僕小臣皆得稱侍從而侍人則奄官名也豈可爲僕御侍從之臣通稱乎詩寺人作侍自是寺之古文寺乃其假借字耳

小戎

文茵暢轂

玉篇艸部茵蓐詩曰文茵暢轂文茵虎蓐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文茵虎皮也此引詩以文茵爲虎蓐是據韓家訓義

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

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鬥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盡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伐駟孔羣

韓詩曰駟馬不著甲曰伐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伐駟四介馬也箋云伐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義與韓異胡承珙曰韓說與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二伐字相近然清人明言駟介成二年左傳鞍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兵家之常此詩方言兵車之備豈反以不介爲詞韓義似不如毛馬瑞辰曰按韓說是也管子參患篇注云伐謂無甲單衣者又云伐單也人雖眾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今按人無甲謂之伐馬無甲亦謂之伐其義正同成二年左傳不介馬而馳之正詩伐駟之謂竊疑毛傳本作伐駟不介馬也後人譌爲四介馬也箋遂以伐淺釋之耳近人騎無鞍馬曰躂馬義與無甲曰伐正同躂卽伐音之轉伐又通幠考工記鮑人則是以博爲幠也注引鄭司農云幠讀爲剪元謂剪者如伐淺之伐馬融尚書貢淺納曰注淺滅也伐義同剪訓滅故得爲駟馬不披甲之稱喬樅謂馬之申明韓說其義是已然以毛傳伐駟四介馬也爲不介馬之譌則說近牽强毛傳師承既異

訓義不能無殊必欲强比之使同則失漢人治經之師法矣

此詩小戎俴收傳訓俴爲淺故箋於俴駟卽用俴淺爲義謂

以薄金爲甲之札古之戰馬皆著甲以金爲札金厚則重故

云俴謂以薄爲善也韓則訓俴爲單謂馬不著甲以示其驍

勇猶鄭詩之美大叔于田言其袒裼暴虎也

蒙戩有菀

玉篇盾部戩楯也詩曰蒙戩有菀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蒙伐有菀傳云伐中干也菀文貌釋文伐

如字本或作戩音同玉篇引詩戩作戩菀與毛氏字異

是據韓詩之文商頌長發武王載旆說文引詩作載坡小雅

六月白旆央央釋文本作白茷繼旆曰茷左傳云旃茷是也

旆與茷古今字殊是古文茷坡通用可證小戎詩蒙伐韓詩

作戩皆古今字之異也又玉篇重文戩下云同戩此爲唐上

元本孫强增加之字非顧氏舊本玉篇凡五百四十二部舊

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

孫氏上元本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宋陳

彭年輩之所廣益也

再寢再興

曹植應詔詩騑驂倦路再寢再興 補

喬樅謹案文選李善注於騑驂句引韓詩曰兩驂雁行於再

寢句引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攷毛詩載寢載興不作

再字子建用韓詩故文與毛異李善引毛詩亦作再乃順子

建本詩之文耳

蒹葭

宛在水中沚

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辯君曰大渚曰沚文選廿六潘安仁河陽縣詩注喬樅謹案沚毛詩作沚傳云小渚曰沚與韓義異沈清瑞韓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歸雁映蘭沚李善注引韓詩章句大渚曰沚以證之俗本改詩中沚字作畤改注中所引作沚考第二十二卷謝叔源游西池詩袁崇順蘭沚注引潘安仁詩歸雁映蘭沚與詩同據此知潘詩實作沚也詩既作沚則注亦作沚矣若仍作沚字是與毛詩同李善何不徑引毛詩證乎穆天子傳曰飲於板沚之中郭璞注水岐成沚沚小渚也音沚卽此學者罕見沚字但知據今改古竝及潘詩王氏詩攷亦未及校正其誤世不復知韓詩有沚字矣胡承珙曰沈校是也郭注穆天子傳云沚卽沚今正釋文亦云沚本作沚然果沚沚同字則辯君所引亦不正文不應大渚小渚與毛相反若是攷說文沚水暫溢且止未滅也此義雖不見他書要可識沚非是沚字辯君或別有所據故與毛迥異歟

終南

顏如渥沮其君也哉

韓詩曰沮赭也（釋文）

案外傳作渥赭與毛詩釋文所引異

韓詩外傳二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喬樅謹案毛詩顏如渥丹箋云渥赤而澤也與韓詩文異馬瑞辰曰按邶風赫如渥赭箋云赭丹也此詩釋文引韓作沍云沍赭也沍與赭音義同是知此詩毛本作渥赭故韓詩得通作沍箋云顏色如厚漬之丹亦以丹釋經赭字非必經原作丹也後人據箋以改經遂誤作渥丹耳釋文云丹如字則陸所見經本已誤

有杞有棠白帖五

案王伯申云白帖所引殆韓詩也伯申經義述聞辨毛詩有紀有堂紀與杞通堂與棠通與上文條梅爲一例其說至確今以白帖證之乃知三家詩今文固作有杞有棠也

黃鳥

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肝腸補喬樅謹案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諸及公薨皆從死與子建詩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語合仲遠用魯詩子建用韓詩是此篇詩魯韓說同

曹植魏文帝誄追慕三良甘心同穴三國魏志文帝紀注補

彼蒼者天

曹植卞太后誄痛莫酷斯彼蒼者天 補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封子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請使於文侯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

喬樅謹案鴥毛詩作隩宋綿初云廣韻隩鳥飛快也鴥字書音聿疾飛貌木華海賦鴥如驚鳧之失侶字異而音義並同鬱或亦作宛周禮鄭氏注引詩曰宛彼北林宛音鬱與鬱字通史記倉公傳寒濕氣宛卽氣鬱也

喬樅又案此自以忘我者也句今本外傳脫去据文選五十一王褒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外傳有此語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引同今爲補之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

吳越春秋二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讎 補

喬樅謹案讎毛詩作仇長君用韓詩故文與毛氏異

渭陽

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後漢書馬援傳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氏詩敘同云念母之不見者時穆姬已卒不可復見故繼之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詩二章曰悠悠我思卽所謂念母之不見也毛詩序曰渭陽念母也詩皆言送舅之事因見舅而念母思慕深極言不盡意故序主念母言之正義以爲思念母之不見舅歸則詞義淺近且與下文語意不貫矣其說非是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

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通典五十五）傳曰周夏屋而商門

喬樅謹案盧氏文弨云通典於殷商屋句引韓詩則所引傳曰周夏屋而商門亦當是韓詩傳也今攷此詩夏屋毛傳云夏大也屋宇無訓箋云屋具也正義據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引王肅述毛以夏屋爲大屋鄭意以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則無餘皆說飲食之事義與毛異楊升庵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頌之大房何氏古義則歷引檀弓見若覆夏屋者楚詞大招夏屋廣大楊子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幷幪也以證古人言夏屋卽爲大屋楊說雖辯然不敢信胡承珙曰毛於屋字無傳自以屋室常語不煩詁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然鄭箋大具之訓似與經文更合喬樅攷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一）居

處部引崔凱曰禮人君宮室之制爲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爲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殷商古並通用殷屋卽商屋也是商屋夏屋爲殷周宮室之異制後人因以爲人君及卿大夫尊卑之等差竊意殷屋之名取義於中中正也商從冏章省聲章亦正也尒疋釋山曰上正章是其義已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重屋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笮也然則殷屋卽重屋四夏卽四阿夏者厦字之假借以其正中爲室四面有雷重承壁材也惟夏屋以近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其制與商屋殊商門之制亦爲重屋古人宮室中爲大門左右爲塾塾皆有堂室攷工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是也門堂當南北之正中其室亦當左右塾前後正中之處說詳余室攷故曰商門周人夏屋皆爲重簷亦四面有雷損益殷制而廣大之規模益備故曰夏屋夏之爲言大也後人定宮室之制人君宮殿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爲南北簷皆以近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如周人夏屋之制故亦稱夏屋耳夏門者大門也大門之爲夏門猶高門之爲皐門正門之爲應門也漢有夏門蓋沿古人之稱李尤夏門銘曰夏門値孟位月在亥其稱名之意亦取義於大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四終

長沙王賓善化劉鐸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五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六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國風六

陳風

東門之枌

穀旦于嗟

毛詩釋文差韓詩作嗟

喬樅謹案毛詩穀旦于嗟釋文旦鄭音且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據此是毛義與韓詩異王肅本差作嗟從韓詩則旦作且當亦從韓詩

也馬瑞辰曰嗟說文作嗟云嗟嗞也又云于於也象气之舒于又訏字註一日訏謨嗟又通作嗟爾雅嗟嗟憂歎也古吁與訏多消作于嗟與謨多消作差易大耋之嗟荀本作差是也此詩于差卽吁嗟與雲漢詩先祖于摧箋讀爲吁嗟正同周官女巫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鄭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又鄭志荅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呼嗟猶吁嗟也古者巫之事神必吁嗟以請詩刺陳風好巫故曰穀且于嗟且爲句中助詞穀且吁嗟猶言善吁嗟也下章穀且于逝亦當訓爲吁嗟逝嗟古通用噬音近舒史記陳筮卽戰國之田苓釋名嗚舒也說文嗚字注引孔子曰嗚盱呼也于逝猶盱呼亦巫歌呼以事神耳

越以謇邁

玉篇彳部謇數也詩曰越以謇邁補

喬樅謹案謇毛詩作讋玉篇引詩與毛氏字異是據韓詩之異文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韓詩外傳二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書矣子夏對曰書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

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在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邱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葢謂精微者也

案毛詩釋文樂飢本又作癆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詩本又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癆字當從疒下尞案說文云癆治也療或癆字也壽祺謂鄭箋作癆飢療飢癆或字是鄭從韓詩沈氏說未諦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療飢不期於鼎食注引詩可以癆飢癆與療音義同庾信小園賦亦作療飢

喬樅謹案療飢毛傳作樂飢樂者癆之消借療者癆之或體也癆從疒樂者臧鏞堂以爲人有疾則苦治之則樂是也詳見魯詩遺說攷趙懷玉校語云讀書本皆作讀詩案尚書大傳略說孔叢子論書篇皆作讀書其作詩者疑爲後人妄改今據二書以復其舊又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十字本皆脫佚今據大傳補大傳闕者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九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履爲食食

粥毳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墓門

歌以誶止

韓詩曰訊誶也釋文

喬樅謹案訊當作誶詳見魯詩遺說攷誶舊作誄誤毛居正云說文誄數誄也從言從束七賜反又案列女傳八引詩歌以訊止廣韻六至引詩歌以誶止皆不作之字詩此章歌以訊止與上文有鴞萃止以二止字相應爲語辭猶上章斧以斯之國人知之以二之字相應爲語詞也今本止作之乃因形近而譌耳

防有鵲巢

誰侮予娓

韓詩曰娓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娓毛詩作美美娓古以聲同通假說文娓順也順亦與美義近馬瑞辰曰說文媄女好也是美之字正作媄今經典通用美周官作媺盍古文媺从微省微尾古通用故媄又借作娓猶微生一作尾生也

邛有旨鷊

玉篇艸部鷊小草有雜色似綬詩曰邛有旨鷊補

喬樅謹案鸛毛詩作鵪字不從艸此古文之假借韓詩用今文故作鸛字說文艸部引詩作薦亦據三家之文玉篇重文薦下云同鸛卽據說文所引詩字增入也

心焉惕惕

郭璞尒疋注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說人也

案尒疋釋訓惕惕愛也郭注引韓詩云以證惕之言愛其義與毛傳異

喬樅謹案毛敘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傳訓惕惕云猶忉忉也則毛以惕惕亦爲憂讒之意集傳因韓詩有說人語遂據此疑爲男女之詞胡承珙曰案韓詩以爲說人者蓋因予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必爲男女之離間孟子云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不必定屬男女也

澤陂

有蒲與蘭

韓詩曰蘭蓮也釋文

喬樅謹案此條陸氏入溱洧篇今訂正之釋文云與蕑毛古顏反蘭也鄭改作蓮練田反夫渠實也鄭箋蓋據韓詩爲說蘭字得訓爲蓮者蕑卽蘭也蘭从闌聲蓮从連聲闌連古以同聲通用伐檀詩河水清且漣猗尒疋作瀾說文水部瀾或从連作漣是其證已蕑本訓蘭又以聲近假借爲蓮字蘭與蓮皆澤中之香草也

有美一人碩大且嫡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嫡辟君曰嫡重頤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

案說文女部嫡下引詩同從韓詩也毛字作儼釋文云本又作曮魚檢反矜莊貌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嫡美也正釋韓詩嫡字淮南修務訓云醜輔搖高誘注曰醜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云醜輔在頰則好高誘注曰醜輔者頰上窐也皆與韓詩嫡字義近是重頤亦爲貌美好胡承珙曰毛詩釋文儼本又作曮案曮字當作孍玉篇孍女好貌魚檢切正與儼聲近而義同釋文一本所作卽此字無疑傳寫誤爲曮猶碩大且卷釋文本又作嫡宋本釋文有誤作睫者是也

寤寐無爲展轉伏枕

李善文選注韓詩曰寤寐無爲展轉伏枕（卷二十九張茂先雜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輾轉伏枕釋文云輾本又作展今據文選注引韓詩正作展字

檜風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惙兮

漢書王吉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喬樅謹案王吉治韓詩此所引詩說卽韓詩內傳之說也毛

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與韓詩說合偈偈皆當爲揭之假借白帖十一引此詩正作匪車揭兮說文揭去也去與疾驅義相近故韓於伯兮詩訓偈爲疾驅貌毛傳於此詩亦言其偈偈疾驅也又案師古漢書集注云憯古怛字攷說文心部無憯字怛下云憯也重文悬下云怛或从心在旦下憯亦傷也與毛傳訓怛爲傷合馬瑞辰曰方言怛痛也廣雅同玉篇怛傷也憯驚也竝丁割切是憯乃怛之同音假借字嚴可均曰憯與慘同魯峻碑中心忉慘正用此詩今案怛與慘一聲之轉慘亦怛之假借李陵答蘇武書祇令人增忉怛忉慘卽忉怛也

韓詩外傳二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盛故曰其風治其樂達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憯兮

案詩攷載韓詩中心憯兮憯古怛字今本外傳作怛誤揭毛詩作偈訓爲疾驅也

曹風

韓詩內傳曰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成陽縣風俗通山澤篇

喬樅謹案鄭君詩譜云周武王旣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漢

書地理志略同今據風俗通引韓詩內傳云云則知鄭君曹風譜卽本三家詩說也

蜉蝣

采采衣服

韓詩曰采采衣服群君曰采采盛貌也文選鸚鵡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采采衆多也衆多卽盛貌與韓詩義同沈清瑞曰詩攷以韓詩此條入大東篇改粲粲衣服以就之非是

候人

彼已之子三百赤紱

後漢書李賢注赤紱大夫之服詩曹風曰彼已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東平憲王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已作其紱作芾文與此異章懷太子所引蓋據韓詩也

彼己之子不稱其服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詩刺彼已李賢注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郅惲傳言惲理韓詩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皇太子者東海恭王彊也時明帝尚未立爲太子本紀第言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桓榮學通尚書而不言其習何詩然據永平三年詔有應門失守關雎刺世之說則知明帝所習亦當爲韓詩矣

曹植求自試表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文選卷三十七補

不濡其噣

玉篇口部噣喙也詩曰不濡其噣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噣亦作咮今毛詩作咮字則噣乃韓詩之異文

薈兮蔚兮

玉篇艸部薈草盛貌詩曰薈兮蔚兮補

喬樅謹案薈蔚毛傳訓爲雲興貌玉篇此訓與毛詩義異是據韓家之說又攷說文女部云媌女黑色也詩曰薈兮蔚兮文義又與毛韓異蓋齊魯詩之異字異義也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曹植上疏曰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魏志本傳補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韓詩外傳二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敎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摽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喬樅謹案荀子修身篇文與此略同惟靜退下有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二句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二玉不作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又外傳九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藩籬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糲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

嘅我寤歎

玉篇口部詩云嘅我寤歎補

喬樅謹案毛詩愾我寤歎箋云愾歎息之聲攷王逸楚詞九歎章句引詩作慨我寤歎李善文選注廿三廿六兩引毛詩亦作慨字玉篇心部慨太息也愾字訓同是慨愾音近義通作慨者魯詩之文作嘅者又韓詩之異字也

豳風

七月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韓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三月之時可豫取耒耜修繕之至於四月始可以舉足而耕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又八百二十三

喬樅謹案毛傳云于耜始修耒耜也與韓詩說合于當讀如爲與定之方中詩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兩于字皆讀如爲同古聲于與爲通于猶爲也鄭君士冠禮注于猶爲也又聘禮注于讀曰爲是其證已爲即修也禮記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即詩言于耜之事豳地晚寒故三之日始修耒耜韓毛皆以修釋經于字正讀于如爲正義謂于字訓於言於是始修耒耜其義非是又案夏小正曰農緯厥耒緯耒亦修束之義與于耜同意

蠶月條桑

玉篇手部挑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枝落之朱其葉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本亦作條今毛詩作條桑然則作挑者乃韓詩之異文也條桑毛傳無訓箋云條桑枝落之朱其葉也即用韓義申毛

七月鳴鵙

曹植貪惡鳥論曰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鵙則博勞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爲仁養陰爲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補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以黍離爲伯封作與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及八百四十二引韓詩合是其驗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鵙伯勞伯勞趙應時而鳴爲陰候也蔡邕用魯詩亦

與曹植所引詩說合是魯韓義同

七月在宇

韓詩曰宇屋霤也（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宇屋邊也又云櫋屋邊聯也椳楣也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椳又云霤屋水流也鄭注士喪禮云宇椳也劉熙釋名云椳或謂之櫋霤流也水從屋上流下也霤亦爲溜左氏傳曰三進及溜霤卽屋椳之溜水處然則宇也霤也檐也椳也異名而同實

塞向墐戶

韓詩曰向北向窻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向北出牖也與韓詩訓合說文亦云向北出牖也从口詩曰塞向墐戶从口者象中有戶牖之形（囱下曰从囱象屋形中有戶牖是口爲象形也）攷士虞禮啟牖鄉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云鄉牖屬鄉卽向之假借牖說文云穿壁以木爲交窗也窗古文作囪說文囪下云在墻曰牖在屋曰囪重文窗或从穴窻字乃窗之俗體耳

六月食鬱及薁

邢昺尒疋釋草疏韭生山中者名薁韓詩云六月食鬱及薁案說文引詩同作薁掌禹錫等本草嘉祐蘇頌本草圖經皆引食鬱及薁爲韓詩訓以尒疋薁山韭

喬樅謹案韓詩薁山韭之說見於尒疋邢疏胡承珙以爲此蓋邢昺見薁字與韓詩同而遂以山韭當之非韓詩家果有

此說說文於萑下引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鐵山韭也可見許所據尒疋本不作萑不得合韓詩尒疋爲一此不然也山海經南山經云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郭注引璨曰韭尒疋云霍山亦多之霍當爲萑字之譌璨卽引尒疋之萑山韭也邢疏多襲舊注以詩之萑卽山韭自是舍人樊光等舊義尒疋說多據魯詩疑魯詩亦作食萑與韓詩同若以說文萑注不及山韭爲疑則尒疋蕢牛脣卽汾沮洳之言采其蕢而說文蕢下亦但云水鳥不及牛脣若以說文山韭名鐵與萑異字爲疑則說文蕢蒺藜引詩曰牆有蕢今毛詩尒疋皆作茨文亦不必盡同也胡說近泥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韓詩說曰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初學記七喬樅謹案左氏昭四年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又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禦其災又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與此詩言納冰開冰事正同曰一之日二之日日在北陸之時也鑿冰沖沖者取冰之事也納于凌陰

者藏冰之處也曰四之日其早卽西陸朝覿之候獻羔祭韭
卽獻羔啟冰之禮也冰者寒氣之所凝聚鑿冰亦所以散固
陰沍寒深山窮谷之氣故能調四氣之和使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而人不夭札否則凝聚不洩結而爲伏陰矣故先王重
祭祀之禮著斬冰之令非獨藏以備暑已也韓說於義尤精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韓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鸜鵒鳥名也鴟
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
病之者謂不知托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荫風至荫折巢覆
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注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引詩義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
啄刺如錐取茅爲窠以麻紩之懸著樹枝幽州謂之鸜鵒或
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簝雀詩曰肇允彼桃蟲今鷦鷯
是也又引說苑曰鷦鷯巢於葦之苕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
其所託者使然也是則鴟鴞與桃蟲爲一鳥矣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鸜鵒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
之惑也 補

喬樅謹案據此檄文知孔璋用韓詩說也

徹彼桑杜

韓詩曰桑杜桑根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徹彼桑土釋文云音杜注同桑土桑根也韓

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檖桑皮也音同攷趙岐孟子章句云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正以桑杜爲桑根之皮徹者撤之假借撤猶剝也故毛傳卽以剝字釋徹耳

予手拮据

韓詩曰口足爲事曰拮据 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云拮手口並有所作也此用韓詩之義又云据戟掘也此用毛傳語毛傳拮据撠掘也段氏玉裁曰字本作戟俗加手旁非是左氏哀公二十五年傳云褚師出公戟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是也說文云掘戟持也謂有所操作曲其肘如戟而持之也胡承珙曰掘音與曰同說文曰乂手也玉篇兩手捧物曰然則戟掘者謂屈兩肘如戟形以捧物也

予所蓄租

韓詩曰租積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畜租釋文云畜勅六反本亦作蓄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畜者蓄之假借祖者租之假借租卽菹字省文也何氏古義曰說文菹茅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菹以白茅周禮音義菹亦作租上文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於窠中以爲之藉蓋作窠之始事也胡承珙曰毛傳以爲訓租爲疑薦字之誤篆文爲作㲻薦作薦字形相近毛傳訓租爲薦者猶說文之且訓薦也韓詩訓租爲積積聚

所以爲鷹藉義亦相近

東山

熠燿宵行

陳思王螢火論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

喬樅謹案毛傳熠燿燐螢火也說文云粦鬼火也兵死及牛

馬之血爲粦博物志云戰鬬死亡之處有人馬血積年爲粦

著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見行人觸之著體有光拂拭卽分散

無數又細吒聲如鬻豆靜坐良久尋滅玉篇燐鬼火也亦作

粦此詩言周公東征之事故韓詩說以熠燿宵行爲鬼火也

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辟君曰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

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文選廿九張華情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鸛本又作雚攷說文雚部雚小爵也从

雚吅聲詩曰雚鳴于垤段氏注云雚今字作鸛小爵二字誤

當作雚雀也依太平御覽正陸璣疏云鸛鸛雀也亦可證莊

子作觀雀喬樅謂雚字與小字形逈別無因致誤小字蓋水

之譌據韓詩章句以鸛爲水鳥是其確證說文卽本韓詩爲

說鄭箋云鸛水鳥也玉篇雚部云雚水鳥今作鸛皆用韓詩

章句語

烝在薪

韓詩曰薪衆薪也釋文

案詩攷載釋文引韓詩衆薪也作聚薪蓼與蓼同見玉篇艸

部

喬樅謹案毛詩作烝在栗薪文與韓異鄭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段氏詩經小學曰韓詩烝在藃薪廣韵藃同蓼栽之蓼毛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毛意以此二句爲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眾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薪之意鄭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非詩意矣馬瑞辰曰栗藃一聲之轉藃當讀如予又集于蓼蓼辛苦之菜也毛傳蓋以栗爲藃之假借以苦瓜而乃在苦藃之上猶我之心苦而事又苦也韓詩訓藃薪爲聚薪亦非詩義喬樅謂聚本作眾眾薪者承烝字言之毛傳云烝眾也韓詩義當亦同眾義兼瓜與薪而言薪眾則在薪者非一瓜而瓜苦之眾亦可見矣故云眾薪明其所繫者之非一瓜也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韓君韓詩章句曰縭帶也（文選思元賦注）

喬樅謹案韓君訓縭爲帶者尒疋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綏也孫炎注云褘幃巾也馬瑞辰曰說文褘蔽也巾韠也从巾象連帶之形方言云蔽膝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釋名亦云婦人蔽膝齊人謂之巨巾巨巾蓋對佩巾爲巾之小者言也佩巾名幃蔽膝有巨巾之稱故得同名爲幃詩無感我幃兮當指縭言之此詩結縭謂結其蔽膝之帶故韓詩章句云縭帶也帶所以繫故爾雅又曰縭綏也綏亦繫也士昏禮施衿結幃衿衿古通用說文衿系也漢書揚雄傳衿

芰荷之綠衣兮注引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衣帶謂之衿帔帶亦謂之衿是知施衿卽詩帶以結其帔也馬說良韙士昏禮母戒女施衿設帔後漢書馬融傳曰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離注云離與縭古字通則縭之爲帔審矣禕之爲物所以蔽前以其象巾之形故謂之帔以其象帶之綏故謂之縭耳縭與褵通玉篇衣部云褵衣帶也爾雅釋文縭本或作褵初學記十六文選李善注六十白帖十七引詩並作親結其褵

韓詩外傳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斧

又缺我錡

韓詩曰錡木屬曰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鉏韓詩以錡爲木屬錄爲鑿屬者互異馬瑞辰曰說文錡鉏鋤也鋤或从吾作鋙廣韻鉏鋙不相當也鉏鋙二字疊韵蓋器之有齒參差不齊能相錯磨者猶齒不相值曰齟齬蓋卽今之鋸也管子曰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鉏一鑿一錄一軻則鋸與斧鑿錄同爲軍資所需胡承珙曰器之以木爲者多矣不得遂名木

屬疑木屬爲茉屬之誤說文茉兩刃臿也方言臿宋魏之間謂之鍏茉鍏古今字今案說文又曰棄茉臿也从木入象形眡聲茉从木艸象形宋魏曰茉也或从金乏作鈇魯商瞿字子木亦當爲茉之誤或省借作木耳喬樅謂說文錡下云江淮之間謂釜曰錡毛詩召南傳云釜有足曰錡郭璞方言注云錡三腳釜也釜之有足者名錡鍏之有齒者亦名錡然則錡之爲物蓋如臿而有三齒與茉之有兩刃者相似故韓詩以爲茉屬而說文以鉏鋤爲訓也今世所用鉏猶有三齒五齒者蓋即是物而馬以錡爲今之鋸其說非是

又缺我銖

韓詩曰銖鑿屬也

案說文木部梩一曰鑿首也疑即銖之異文喬樅謹案說文有梩無銖段氏注云許所據詩或字从木作梩鑿首之訓即用韓詩說鑿首謂鑿柄也馬瑞辰曰廣雅云梩柄也柄與枋同枋亦柄也管子以銖與鑿並言猶橿爲鉏柄而鹽鐵論鉏耨棘橿亦以橿與鉏並言也蓋鑿首謂之銖其柄別爲一器亦謂之梩猶戈矛之柄曰矜而杖亦曰矜也釋文引一解云今之獨頭斧未詳何據喬樅謂說文訓梩爲鑿首蓋指鑿柄之當而言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鐏後其刃敬也三兵鐏鐓雖在下猶爲首也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鐏地也說文云鐓椓下銅鐏也鐏椓下銅也段氏注鐏地者可入地鐏地者著地而

已然則銼爲鑿首以金爲之故字亦從金又案毛傳以銼爲
木屬者胡承珙曰銼亦臿類蓋起土之物釋名臿插也掘地
取土也故大雅捄之陾陾箋云捄捋也說文捋引取土也捄
與銼皆从求得聲所以取土者謂之銼因而取土亦謂之捄
周禮鄉師注引司馬法云童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賈疏
云梩或解爲臿或解爲鍬鍬臿亦不殊司馬法之一梩或卽
管子之一銼皆鍬臿之類歟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二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
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
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
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
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
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九罭

九罭之魚鱒鮞

韓詩曰九罭之魚鱒鮞九罭取鰕芘也 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

喬樅謹案毛傳云九罭縠罟小魚之網也與尒疋釋器縠罟
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訓同辟君以九罭爲取鰕芘雖與毛
傳說異而要皆以九罭爲網之密且小者縠罟卽孟子所謂
數罟趙岐注云數罟密網也是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五終

長沙王 先謙 校
善化劉 肇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六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七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小雅三

鹿鳴

承筐是將

薛君章句曰承受也文選廿六盧諶贈劉琨詩注喬樅謹案毛傳承猶奉也奉受義亦相成說文云承奉也受也此兼採毛韓之訓左氏成十六年傳使行人執榼承飲注承奉也又襄二十五年傳承飲而進獻注承飲奉飲此皆與毛傳訓同禮記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注承猶受也國策齊策而晚承魏之弊注承受也此皆與韓詩訓同又易歸妹女

承筐无實虞翻注云自下受上曰承則詩之承筐從韓詩訓
受於義爲長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
備萬舞於庭補
又永平九年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
以娛嘉賓補
三國志曹植疏遠慕鹿鳴君臣之宴補
視民不佻
玉篇人部詩云視民不佻佻偷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佻字作恌傳云愉也張平子東京賦作示民
不偷平子用魯詩者玉篇所引是據韓詩之文

食野之芩
玉篇艸部芩黃芩也詩曰食野之芩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芩草也不言是黃芩玉篇蓋據韓詩之說
四牡
周道威夷
韓詩曰周道威夷辭君曰威夷險也文選十潘岳西征賦注
秋胡詩注五十六　又廿金谷集詩注廿一
陸倕石闕銘注同
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文選十一孫綽
天台山賦注
案文選二十七顏延年北使洛詩注引誤作倭遲又卷十八
稽康琴賦注引作倭夷
喬樅謹案釋文云韓詩作倭夷倭字疑涉上文毛詩而誤毛

傳云倭遲歷遠之貌馬瑞辰曰廣雅隇陳險也義本韓詩威夷猶言錡鑪說文廣雅並云錡鑪不平也不平故爲險險阻者必邸曲天台山賦旣克躋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威夷承九折言正狀其邸曲也說文透字注云透迤衺去之貌音義與威夷竝相近邸曲則必紆遠故義又轉爲長文選謝元暉詩威紆距邁甸李善注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顏延年秋胡行行路正威遲李注引毛傳倭遲歷遠貌又引韓詩周道威夷其義同是知毛韓字雖異而音義並相近倭威遲夷四字古音同部故通用倭通作威猶委虒通作威夷也爾雅威夷長脊而泥卽說文委虒之有角者也遲通作夷猶陵遲通作陵夷也漢書地理志注引詩周道郁夷倭郁二字雙聲故亦通用

不遑啟處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啟處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韓詩外傳七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

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怊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皇皇者華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攷

韓詩外傳七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愼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溼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愼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喬樅謹案說文及國語晉語並引作莘莘與詩攷引韓詩同今本外傳引詩作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則在大雅烝民矣今本誤也茲從詩攷訂正

原隰捋矣

玉篇手部詩曰原隰捋矣捋聚也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捋本亦作裒今毛詩字作裒則捋乃韓詩之異文也

夫栘

韓詩序曰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呂氏讀詩記十七

夫栘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同上

藝文類聚八十九詩曰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失道夫栘之

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案藝文類聚引詩直作夫栘此必韓詩也呂氏讀詩記引韓詩序夫栘燕兄弟也云云當卽據歐陽率更所引今本藝文類聚不言韓詩序蓋文脫耳

喬樅謹案韓詩序與毛氏同夫栘毛詩作常棣萼不煒煒毛詩作鄂不韡韡傳云常棣栘也（此據釋文或作本）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是常棣一名栘卽夫栘也棣有赤白二種說文以棣爲白棣則栘爲赤棣矣鄂卽萼之假借毛傳言鄂鄂然外發者取罃布之意鄭箋云承華者曰鄂則是以鄂爲花萼用韓詩爲說煒煒赤光明之貌萼不煒煒以喻兄弟和睦則强盛而有光輝說文云韡韡盛貌義與光明相成煒煒

蓋韡韡之假借范氏補傳云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故作是詩蓋閔之也

賓爾籩豆飲酒之醧

韓詩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醧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文選六臣注）

都賦張載注

韓詩內傳曰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升堂者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初學記十四）

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文選一班固東都賦注）

喬樅謹案賓毛詩作儐醧毛詩作飫傳云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者謂之飫段氏玉裁曰傳當作飫燕私也脫屨升堂謂之

飫毛謂飫乃饜之假借非國語之飫也故足之曰脫屨升堂謂之飫卽韓之跣而上坐謂之宴也宴醧是一事言宴而醧在其中矣以詩爾雅之飫別國語之飫以脫屨升坐說爾雅之私此毛義也馬瑞辰曰飫私與立飫當是二義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蒸親戚宴享則有殽蒸此立飫之禮大於燕者也飫說文作饇云饇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饇又云醧宴私飲也此用韓詩字醧又通作醖廣韻醖能者飲不能者止也此飫私之飫與燕異名同實也立飫以立爲禮飫燕則坐立飫不脫屨而升堂飫私則跣飫私當以韓詩作醧爲正字角弓詩如食宜饇毛傳饇飽也據廣韻飫飽厭也彼饇卽飫之假借此詩又假飫爲饇韓詩亦分立飫及飫私爲二義其所云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與毛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合此立飫之禮也又曰跣而升堂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饇此飫私之義以飫飽爲度者也毛傳既曰飫私也又曰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益廣異義不云一曰者淵文耳段知飫私非卽立飫而以毛傳不脫屨升堂不爲衍字其說未確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三國志曹植疏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補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韓詩曰耽樂之甚者也 釋文

喬樅謹案耽毛詩作湛耽湛皆媅字之假借說文媅樂也媅

又作妩爾雅釋詁妩樂也華嚴經音義上云聲類嫵作妩一
切經音義四嫵古文妩同是也耽字本義說文訓爲耳大垂
湛字本義說文訓爲沒皆以音同假借爲嫵樂字據韓詩云
樂之甚也則從甚作嫵者爲正妩字乃其或體耳
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何其休也

伐木

韓詩序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
其事故以爲文文選廿二謝混遊西池詩注
韓詩曰饑者歌食勞者歌事初學記十五御覽五百七十三

喬樅謹案詩攷載文選注引伐木廢云云以爲韓詩序攷文
選注二十二引但云韓詩然據文選十六閒居賦注引韓詩
序曰勞者歌其事足證伐木廢云云亦爲詩序也此詩毛序
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
者傳於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云興也今據韓詩言詩人伐木
自苦其事故以爲文則是韓以伐木爲賦與毛傳以伐木爲
興者義異箋云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
木爲勤苦之事鄭君以此章爲遠本文王少時求友之事蓋
據韓詩爲說

相彼鳥矣

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文選廿顏延年曲水詩注又十三鸚鵡賦注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韓詩外傳九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藩焉吾田期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三國志曹植疏下思伐木友生之義補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補

馮衍杯銘樂則思舊燕則思懽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六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

定人之甚固也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天保下報上也鄒忠允據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逸周書云定天保依天寶自洛汭遷於伊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汭云云遂疑此詩爲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義卽用其說胡承珙曰案史記周書所云天保不過謂天之保周與詩篇名偶同耳詩前三章皆稱天保者如召誥所云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韓詩外傳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其義自精若潛夫論愼微篇作天祿定爾此乃轉寫字譌何氏列爲異文誤矣

無不爾或承

韓詩章句曰承受也 文選盧諶詩注

喬樅謹案承毛傳無訓鄭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鄭意是以承訓繼據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承繼也此詩毛義當同與韓詩訓承爲受說異馬瑞辰曰承者引也引者伸也導也坊記承子以授壻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卽引也此總上如月之恆四句而言四如字皆以形容福之久長且盛無不惟爾是引猶弟三章以莫不興以莫不增亦總如山如阜之句而言不專以以莫不增承如川之方至也箋以承爲松柏之青青相承失之喬樅謂馬以無不爾或承句總上如月之恆四者其說是已然訓承爲引轉引之訓爲伸取義迂曲不如從韓詩訓受

爲善假樂詩言受福無疆桑扈詩言受福不那此詩承上章貽爾多福言之以四者頌美其多福故言無不爾或承儀禮少牢饋食禮曰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意亦猶是也

采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章句曰依依盛貌 文選潘安仁金谷集作詩注又甘七謝元暉休沐重還道中詩注

韓詩曰昔始也 釋文

喬樅謹案昔字訓始又訓爲終廣雅釋詁云昔始也義本韓詩老子昔之得一者王注亦訓昔爲始呂覽任地孟夏之昔注云昔終也此如爾雅以落訓死又訓始以相反而爲義也

依依毛詩無傳馬瑞辰曰據車舝詩依彼平林傳云依木茂貌則依依亦當訓盛與韓詩同依殷古同聲依依猶殷殷亦盛也

出車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韓詩外傳七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卽東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

士束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置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爲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置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置生東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

曹植陳選舉疏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敘百揆穆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補

杕杜

檀車幝幝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檀車幝幝釋文云幝尺善反又勅丹反敝貌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繟音同陳氏稽古篇曰案說文幝車敝貌昌善切繟偏緩也尺善切二字音同然則偏緩者正車敝之狀與廣雅繟繟緩也注繟字四淺治淺二切義同而音異又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殫殫音同恐誤段氏玉裁曰按說文古本當是幝巾弊貌故從巾詩以爲車弊者則其引申之義也釋文引說文巾弊也從巾單今本乃巾譌車殊失陸意馬瑞辰曰說文訓繟爲偏緩義卽本韓詩又

云繟帶緩也幝繟緩古音義同物敝則緩義正相通

南有嘉魚

嘉賓式宴以衎

玉篇行部衎樂也詩曰嘉賓式宴以衎補

喬樅謹案宴毛詩作燕此所引出韓詩也

蓼蕭

和鸞雝雝

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禮記經解注皆所以為行節也荀子正論注

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讀詩記十八

案鸞和皆以金為鈴見周禮大馭注干寶同大戴禮保傅篇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許氏異義載禮戴詩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續漢輿服志注載白虎通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注周禮大馭及玉藻皆同此說毛詩秦風駟鐵輖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周禮疏謂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在衡然蓼蕭之和鸞雝雝亦乘車也毛傳云在鑣曰鸞箋不易之者正義謂以駟鐵已明之從可知也商頌之八鸞鶬鶬亦乘車也箋又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正義謂以經無正文且殷周或異也今攷車制軾者車前橫木也見漢書李廣傳注引服虔高三尺三寸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見攷工記注衡者轅前橫木縛軛

者也見莊子馬蹄釋文衡下有兩軛以乂馬頸見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服虔左氏桓二年正義曰案攷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案此見攷工記輿人注賈疏云以驂馬別有軥扇引車故衡惟容服也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正義此辨甚明說文第十四上金部鑾解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鑾鳥之聲和則敬也許氏異義亦引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兩鸞也又曰輜車鸞鑣知非衡也續漢輿服志注引許慎曰云云然尚存兩疑於說文則不言出異義今以文義定之前軾前則近衡矣服虔杜預解左氏傳錫鸞和鈴以爲鸞在鑣則和在衡服虔說見史記禮書集解正義謂鸞卽在鑣則和當在衡此兼用韓毛之說也鑣者爾雅釋器曰鑣謂之鑱郭注馬勒旁鐵說文鑣馬銜也幩馬纏鑣扇汗也釋名鑣苞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衛風碩人毛傳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是鑣與扇汗爲二釋文一之誤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用象牙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鑣之飾可見者如此

湛露

愔愔夜飲

韓詩曰愔愔夜飲僻君曰愔愔和悅之貌也文選魏都賦注喬樅謹案毛詩厭厭夜飲傳云安也釋文引韓詩作愔愔與文選注合又文選卷十八琴賦注引亦同三倉云愔愔性和

也聲類云愔和靜貌也毛詩秦風厭厭夜人列女傳引作愔愔夜人此魯詩與毛氏異文也說文慶安也後心厭聲詩曰慶慶夜飲段氏注云湛露毛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作愔愔按愔字見左傳祈招之詩蓋愔卽慶之或體厭乃愔之假借馬瑞辰曰魏都賦愔愔醧燕正本韓詩厭愔二字雙聲故通用慶慶猶作愔愔猶載芟詩厭厭其苗卽稽之遏借也廣韻稽稽苗美也義本毛傳集韻稽稽苗齊等也本鄭箋段玉裁謂愔卽慶之或體則非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韓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章句曰離離長貌初學記二十八

喬樅謹案毛傳離離垂也垂與長義相成實長則垂故其貌離離然也

蓁蓁者莪

韓詩曰蓁蓁者莪辟君曰蓁蓁盛貌也文選東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菁菁集韻一先云菁草貌薄薄者莪李舟說馬瑞辰曰菁蓁以聲近而轉蓁薄古雙聲字故通用據說文菁韭華也蓁草盛貌則訓盛貌當以蓁爲正字毛詩作菁菁集韻引作薄薄皆假借字也喬樅謂周南桃夭詩其葉蓁蓁毛傳云蓁蓁至盛貌訓義與韓詩合衞風淇奧綠竹菁菁則以菁爲青之假借此詩菁菁者莪則又以菁爲蓁之假借王逸楚詞招魂注云蓁蓁積聚之貌積聚亦與盛義同

六月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畫有劒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史記三王世家注喬樅謹案毛傳云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貆也箋云鉤鉤股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陣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傳箋訓義與韓詩章句略同而韓詩所言其制較詳韓言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者據左氏宣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是冒突先啟正所謂薄人故鄭君亦用韓詩義以爲先前啟突敵陣之前行也左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謀師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伜車屬焉大前驅卽所謂元戎啟乘車與大乘伜車皆爲所屬則是以啟行爲前驅陣名元戎又居啟行之先與韓詩及鄭箋以啟行爲突啟敵陣者義異或本之魯齊詩說歟

采芑

有瑲葱衡

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蟪珠以納其閒周官玉府注

喬樅謹案周禮玉府注引詩傳賈疏謂是韓詩唐時韓詩尚

存語爲可信又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蓋三家詩傳說並同也大戴禮保傅篇云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閒珩璜琚瑀以雜之蔡邕月令章句云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閒是皆以衡璜衝牙爲佩玉之大名其中又有琚瑀雜貫之較韓詩所言尤詳陳氏稽古篇曰毛詩佩玉瓊琚傳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孔疏引說文列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詳佩制大約珩上橫兩璜下垂衝牙在兩璜中央衝突前後琚瑀則納於眾玉與珩之閒玉藻疏所言亦略相同而不及琚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之詳也玉府疏云注引詩傳謂韓詩衡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衡牙使前後觸牙故曰衡牙案毛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之內角衰係衡之兩頭組末係於璜蠙蚌也蚌珠故曰蠙珠納其閒者組繩有五皆穿於其閒故也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

振旅嗔嗔

玉篇口部嗔盛聲也詩曰振旅嗔嗔補

喬樅謹案玉篇門部又引詩曰振旅闐闐闐闐盛貌或作寘闐闐與毛詩文同此顧氏兼載毛韓異字也餘詳魯詩遺說

攻

方叔元老

韓詩曰元辰也玉篇上一部

喬樅謹案毛傳訓元爲長爲大大與長同義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故韓詩以元爲長後漢書章帝紀云爲國元老李賢注曰元長也詩曰方叔元老卽據韓詩爲解也

克壯其猷

玉篇士部壯大也詩曰克壯其猷補

喬樅謹案毛詩猷作猶三家今文皆作猷字蔡邕胡公碑云方叔克壯其猷其明證也玉篇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

如霆如雷

廣韻六脂霆雷也出韓詩

喬樅謹案廣雅霆雷也當卽本韓詩馬瑞辰曰疑毛詩如霆如雷或作如霆如霆韓詩或作如霆如雷

車攻

東有圃草駪言行狩

韓詩曰東有圃草駪言行狩後漢書馬融傳注

大茂草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馬融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以鄭爲易傳胡承珙曰此箋乃申傳非易傳也經但言甫草故傳祇訓甫爲大文選注後漢書注並引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葢圃甫古字通薛注義與毛同然博大茂草之處必係藪澤周語云藪有圃草韋注亦云圃大也故箋引爾雅鄭有圃田以申成傳義

意以鄭之圃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也水經注謂圃田澤多
麻黃草並引述征記以爲甫草之證則鑿矣
韓內傳曰春曰畋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
小綏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旅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
武簡兵也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
喬樅謹案蒐苗獮狩之法具載周禮而經說各不同爾雅曰
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左氏傳曰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
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傳曰春曰
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闕夏田之名禮記疏引何休云春秋
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云四時皆田

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如鄭所言夏
殷皆以時田獵周田因二代之制也今據韓詩說與爾雅及
三傳又異蓋所聞異詞各守其師說耳春謂之田者春秋正
義引白虎通云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搜者韋
昭國語注云搜擇也鄭注周禮夏田謂擇取不孕者是也秋
謂之獮者爾雅釋詁云獮殺也說文作玁云秋田也或作豩
宗廟之田也杜預左傳注云以殺爲名順秋氣也冬謂之狩
者李巡爾雅注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天子抗大綏以下皆
言冬狩之事旅門者旅門也周禮大司馬曰中冬遂以狩田
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
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

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又穀梁昭八年傳曰蒐狩以習用戎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韓詩所言簡兵習武講道是其事矣

四牡奕奕

辟君章句曰奕奕盛貌文選出三謝惠連秋懷詩注

喬樅謹案奕奕毛詩傳箋皆無訓釋正義以爲四牡之馬奕奕然閑習也韓以諸侯皆來會故以盛言之說文云驨驨馬行疾而徐也引詩四牡驨驨行疾而徐亦閑習之貌馬瑞辰曰驨與奕古聲近蓋卽此詩奕奕之異文

決拾既佽

玉篇手部詩曰決拾既佽拾所以引弦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拾遂也此云拾所以引弦蓋用韓詩說助我舉掣

玉篇手部詩曰助我舉掣掣積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紲是古文之假借魯詩作揲是今文之正字玉篇所引據韓詩異文掣與揲亦通假字也

展也大成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展也大成則所望矣 補

吉日

駾駾駿駿或羣或友

韓詩曰駾駾俟俟或羣或友 後漢書馬融傳注

行曰俟 文選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據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作駾駿則後漢書注引韓詩當作駾駾今本作俟俟者誤毛詩儦儦俟俟傳云趨則儦儦行則俟俟與韓詩文異而義同馬瑞辰曰說文儦行貌駿馬行仡仡也駿與俟音義同說文俟字注又引詩曰仡仡俟俟蓋韓詩作駾駾者假借字作駿駿者正字毛詩作儦儦者假借字也廣雅儦儦行也駾駾走也蓋兼取毛韓詩儦駾二字雙聲故通用廣雅又曰仡仡眾也此釋魯頌以車仡仡釋文云字林作駾亦通用喬樅謂儦儦乃駾駾之假借馬以毛詩作儦儦者爲正字韓詩作駾駾者爲假借其說非是玉篇馬部云駾駾字同駾駾走貌楚詞招魂逐人駾些王逸注云駾駾走貌也言其走捷疾西京賦曰羣獸駾駿廣韻云駾駿獸行貌當從韓詩爲正

且以酌醴

薛君曰醴甜而不沛也 文選南都賦注

喬樅謹案周禮酒正三曰醴齊注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呂覽重己篇其爲飲食酏醴也高誘注云醴

者以蘗與黍相體不以鞠也濁而甜耳釋名釋飲食曰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禮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常爲穆生設醴注云醴甘酒也益醴謂酒之不沸者酒正五齊自醴以上尤濁其用之祭祀必以茅沸之然後可酌故司尊彝曰醴齊縮酌包泛齊而言也自益以下差清但以清酒沸之而不用茅故司尊彝曰盎齊涗酌該緹齊沈齊而言也醴又人於六飲者以其甜於餘齊且不沸之故與漿醋爲類耳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遺說攷八

韓詩小雅二

鴻雁

劬勞于野

韓詩曰劬數也釋文衆經音義二十三

喬樅謹案毛傳訓劬勞爲病苦與韓詩異義廣雅釋詁三劬數也卽本韓詩訓義劬得爲數者勞與勤同義爾雅釋詁劬勞病也勤勞也數亦勤之意數勞則病苦故韓詩以劬爲數毛傳以劬勞爲病苦也

百堵皆作

韓詩說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正義引異義

案左傳隱元年正義引許愼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尺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墻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度其高者用其高也攷公羊定公十二年傳雉者何五板而堵百雉而城何休解詁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說合何氏據春秋緯以公侯百雉二萬尺則爲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伯七十雉萬尺則爲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子男五十雉萬尺則爲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與鄭駁異義言五百步爲百雉不同鄭云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參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此詩毛傳與左氏說同惟傳以一丈爲板而箋據春秋公羊傳五堵爲雉雉長

三丈則板六尺與何休據韓詩言八尺爲板者立說各異耳

沔水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韓詩曰讒言緣閒而起文選五十范蔚宗宦者傳論注

案詩攷引如此今本汲古閣文選注韓誤作地

韓詩外傳七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修口垂腴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韓詩曰九皐言九折之澤也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女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某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

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穆公也虞邱子名聞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閒不以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

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喬樅謹案意者尚有遺行乎本譌脫作意者當遣乎今據文選對楚王問及辨命論兩注所引校正又虞邱子名聞於天下舊作虞邱於天下文有脫佚攷說苑雜言篇云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據外傳二載沈令尹進孫叔敖事列女傳賢明篇及新序一沈令尹並作虞邱子則虞邱子

當卽沈令尹之號今依說苑文增改

祈父

祈父維王之爪牙

玉篇牙部牙牡齒也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祈父予王之爪牙此所引予字作維與毛氏文異是據韓詩之異字

有母之尸雍

韓詩外傳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五經異義曰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毛詩正義

案許君異義與外傳說合本韓詩也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穹谷

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谷群君章句曰穹谷深谷也文選固西都賦注又廿八陸機苦寒行詩注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韓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

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古穹與空同喬樅謂毛詩在彼空谷傳云大也雖訓與韓異而皆以空爲穹之假借爾雅釋詁穹大也可證又節南山詩不宜空我師傳訓空爲窮攷說文穹窮也是毛傳空穹之訓亦以空爲穹之叚借字

曹植釋思賦曰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藝文類聚二十一補喬樅謹案蔡邕琴操以白駒詩爲失朋友之所作此魯說也今據曹植賦云云是韓詩說亦與魯同攷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又曹攄思友人詩曰思賢咏白駒皆用韓詩之義

斯干

椓之橐橐

玉篇木部椓擊也詩曰椓之橐橐喬樅謹案椓字毛傳無訓鄭箋云椓謂擣土也玉篇訓椓爲擊引詩椓之橐橐爲證是用韓義

如企斯翼

玉篇人部企舉踵也詩云如企斯翼補喬樅謹案玉篇又云企古文企攷毛詩企字作跂傳云如人之跂竦翼爾釋文云跂音企此引作企者韓詩之異字說文云企舉踵也是企與跂音義竝同

如矢斯栿

玉篇木部韓詩云如矢斯栿栿木理也

韓詩曰枋隅也 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木部云枋木之理也从木力聲段氏注曰毛詩如矢斯棘韓詩作枋毛曰棘棱廉也韓詩曰枋隅也學者皆不解及觀抑詩惟德之隅毛曰隅廉也箋申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詩謂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也韓枋爲正字毛棘爲段借字如矢之直則得其理而廉隅整飭矣毛韓辭異而意一也馬瑞辰曰棘之通枋猶馬勒通作轆水經注棘門謂之力門也

如鳥斯翬

韓詩曰翬翅也 釋文

喬樅謹案詩攷引作翬今本或作勒勒字乃翬字之譌耳說文云翬翅也正用韓詩廣雅釋器云翬翼也此用韓詩之文而訓從毛傳毛詩作革乃以革爲翬之省借故訓爲翼翼卽翅也毛與韓雖字異而訓義則同釋文云革如字失毛意矣

下莞上簟

玉篇艸部莞似蘭而圓可爲席詩曰下莞上簟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莞小蒲之席也與此訓異玉篇所引是用韓詩說

乃生男子

韓詩內傳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 文選廿九棗道彥雜詩注

載衣之裳

毛詩釋文禓韓詩作褖

韓詩翼要曰褖示之方也詩正義引侯包

喬樅謹案毛傳訓禓爲褖箋云褖夜衣也此毛以禓爲褖之段借褖說文作褖云褖也引詩曰載衣之褖許所引詩卽韓詩也褖者褖之消文耳詩正義引侯包云云明褖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道釋文云齊人名小兒被爲褖玉篇云褖褖負兒衣也又云褓褖小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也則褖之製蓋方而長也胡承珙曰史記趙世家集解引徐廣孟康注漢書宣帝紀皆以褖爲小兒被古者衣被通稱廣雅褖謂之褖王氏疏證云論語謂被爲寢衣是也文選稽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褖若今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

無羊

或寢或謼

韓詩曰謼覺也釋文

喬樅謹案謼毛詩作訛傳云訛動也玫說文謼謼言也引詩曰尚寐無訛動卽覺之意則此詩或寢或謼當作訛爲正謼古訛字見漢書江充傳集注又一切經音義十二云訛古文譌訛三形同蓋皆以聲近通用尚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便程南謼爾雅釋詁訛動也釋文云訛字又作訛亦作謼同是其證也

節

節彼南山

韓詩曰節視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節高峻貌與韓訓異釋文節音截是毛詩以節爲截之段借韓訓節爲視者節有省義消節爲省省視亦爲省故節得訓視詩下文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故韓以節爲視與下文相應也

憂心如炎

毛詩釋文惔韓詩作炎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燄說文作焱字才廉反小藝也攷說文心部云惔憂也引詩憂心如惔段氏注謂說文引詩釋惔從炎之義當作憂心如炎雲漢如惔如焚亦如炎之誤又說文火部云炎小藝也詩曰憂心如炎段氏注云節南山憂心如惔古本毛詩作如炎故毛傳云炎燔也如炎各本作炎炎誤說文干部曰入一爲干入二爲羊羊讀若餁炎从羊聲古音在七部郭璞曹憲音淫入鹽韻則直廉切今各書皆譌作炎矣

何用不監

韓詩曰監領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監視也與韓詩異胡承珙曰監者臨也臨莅有治義 華嚴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云臨治也領亦治也禮記樂記仲尼燕居注並云領猶治然則韓詩訓監爲領猶訓監爲臨義取理治其旨亦與毛傳相近

俾民不迷

韓詩外傳三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睹焉而見之使民耳睹焉而聞之使民心睹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

昊天不庸

韓詩曰庸易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傭傳云傭均也箋云尹氏爲政不均平攷爾雅釋詁平均並訓爲易易謂平易是韓與毛義亦相同胡承珙曰韓義與九章昊天不平謂昊天以尹氏爲不平也馬瑞辰曰說文傭均也直也庸卽傭之消晉書元帝紀引詩昊天不融蓋本齊魯詩融亦傭之同音段借

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 文選四十任昉百辟勸進牋注又五十九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鄭箋釋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云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眾民也此詩屢言昊天如昊天不庸昊天不惠昊天不平不弔昊天亂靡有定皆呼天而愬之詞薛君章句云云蓋卽釋此詩也

憂心如酲

曹植應詔詩憂心如酲 補

蹙蹙靡所騁

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 文選登樓賦注又卷九射雉賦注卷廿一左思詠史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騁極也鄭箋云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略耳然則毛傳訓騁爲極蓋釋詩騧騧靡騁之意韓詩祇據騁之本義爲訓故云馳也

正月

憂心京京

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憂心京京補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韓詩外傳七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小人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薪蒸言似而非鄭箋云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義皆與韓詩同

視天夢夢

韓詩曰夢夢惡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夢夢亂也說文夢不明也亂與不明皆惡之貌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曹植卞太后誄跼天蹐地祇畏神明補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吳越春秋五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補

速速方穀

喬樅謹案詩攷據後漢書蔡邕傳注載韓詩作速速方穀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盧氏文弨云按章懷先引毛詩速速方穀及傳箋云云然後云韓詩亦同謂與毛鄭之說同作穀也下云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乃章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蓋字王氏不審乃遂以爲韓詩之說誤矣

十月之交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韓詩外傳五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己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强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

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得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黑白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强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亘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亘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亘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喬樅謹案好之者貧句本皆脫佚今據荀子君道篇補入

百川沸滕

玉篇水部詩曰百川沸滕水上涌也補

喬樅謹案滕毛詩作騰是古文之假借玉篇所引據韓詩之文故與毛字異

繁惟司徒 釋文

毛詩釋文番韓詩作繁

喬樅謹案繁毛詩作番齊詩又作皮顧氏炎武云番音波儀禮皮樹中今文皮爲繁漢書繁延壽繁音婆按此則番繁皮皆以音同通用

抑此皇父

韓詩曰抑意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抑之言噫也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噫意亦同聲也宋綿初云戴侗六書故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大戴禮武王問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後漢書隗囂問班彪曰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蓋抑意一聲之轉也

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韓詩外傳七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賞賜與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

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喬樅謹案舊本爵下衍祿字與譌作舉趙懷玉曰案韓非外儲說作慶賞賜予淮南道應訓作爵賞賜予今據刪正

不憖遺一老

韓詩曰憖閒也 釋文

喬樅謹案惠氏左傳補注云昭十一年經會於厥憖釋文魚靳反徐五巾反案公羊作屈銀是憖讀爲銀徐音是也說文云憖从心狀聲又云狀从犬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憖爲銀據此知韓詩憖閒之訓亦以音同轉注也喬樅又案說文憖下注曰冒也敬謹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引春秋傳曰

昊天不憖又閒下注曰和說而諍也玉篇曰閒和敬貌和敬之訓與敬謹義同和說之訓與說義同故憖字得與閒通假此詩之閒當與憖同爲且辭無罪無辜讒口嗜嗜

毛詩釋文嗜嗜韓詩作嗜嗜喬樅謹案嗜嗜爾雅作譆譆譆潛夫論引詩作敖敖嗜譆字通敖卽嗜之省劉向引詩作嗜嗜與韓詩文同毛詩箋云嗜嗜衆多貌說文品部嗜聲也品爲衆口故有衆多之義又口部嗜衆口愁也又言部譆不省人言也是此詩讒口嗜嗜當以嗜字爲正板詩聽我嗜嗜傳云猶譆譆也當以譆字爲正然經傳每多通假故韓詩又假譆爲之也

讒口嗜嗜叚嗜爲之而舍人爾雅注云譆譆衆口毀人之貌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後漢書本傳注補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韓詩外傳七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宏演者受命而使未反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納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如宏

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衞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喬樅謹案荀子忠廉篇亦載此事惟捷字作徇下文同

悠悠我痻

玉篇疒部痻病也詩云悠悠我痻補

喬樅謹案痻毛詩作里毛傳云里病也鄭箋云居也鄭義與毛異毛蓋以里爲痻之假借玉篇所引是韓詩之文訓義與毛傳同

雨無正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載韓詩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引劉安世曰嘗讀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朱子集傳駁之以爲出好事者之附會呂記又引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眾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眾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胡承珙曰董氏謂辟君章句讀無爲蕪似非盡妄雨蕪政者蓋謂政亂如雨之蕪辟君以眾訓無則韓義與毛序略近惟謂正大夫之刺則篇中明有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之語對彼言我其不作於正大夫明矣喬樅謂毛敘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則正卽政字韓詩作雨無政董語尙爲可信十月之交至小宛四篇毛敘皆爲刺幽王鄭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訓詁傳時

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正義曰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齊韓之徒非有壁中舊本可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因之孔氏作正義時韓詩尙存如韓詩作雨無極且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正義何得無一語及之劉安世說之爲譌妄此不待辨而明據正義言韓詩篇第與毛同則十月之交及雨無正以下三篇韓詩皆爲大夫刺幽王可知竊意韓詩作雨無政其正字乃政之音讀後人轉寫誤入正文耳

若此無罪薰胥以痛

韓詩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師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蔡邕傳注

喬樅謹案漢書敘傳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師古曰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小旻

謀猶回遹釋文

韓詩曰謀猷回泬辟君章句曰回泬邪僻也文選西征賦注又十四班固幽通賦注

韓詩曰遹僻也釋文

喬樅謹案幽通賦注引韓詩作回泬此順班固文而改耳當從釋文作遹字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辟君章句回邪僻也回下當脫泬字據毛傳云回邪遹僻又幽通賦注引曹大家

曰回邪也穴僻也皆以邪釋回以僻釋穴是其證也汝穴鴃
皆適字之假借說文適回避也胡承珙謂避當依韻會作辟
辟謂邪僻也馬瑞辰曰古適讀如穴故通作鴃與汝猶毛詩

鴃彼晨風韓詩作鵙也

淯淯訛訛

韓詩曰淯淯訛訛不善之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淯淯然患其上訛然不思舊二字誤倒作思不據正義及說文訂正稱乎上是二者皆爲不善之貌馬瑞辰曰方言翕熾也廣雅同則淯薈讀如翕郭璞注爾雅云姦黨熾正釋翕翕二字正義以淯淯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或作訾說文訾不思稱意也義本毛傳據召緡詩皋皋訛訛傳云訛窳不

供事也說文訾窳也窳嬾也則訛薈讀如訾陳奐曰淯淯有
疆禦之義毛傳云患其上者謂與上爲患也訛訛有病弱之
義史記貨殖傳訾窳偷生晉灼曰訾病也漢書地理志注引
應劭曰訾弱也毛傳云不思稱乎上言不思報稱乎上也皆
謂臣下不供職事故韓詩云淯淯訛訛不善之貌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韓詩外傳六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
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
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
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
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

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喬樅謹案就毛詩作集傳云集就也詩攷引外傳不就而今本仍作集誤盍胥藝文類聚九十引韓詩外傳作蓋胥李善文選注凡四引外傳亦並作蓋胥蓋盍古通蓋姓見廣韻注胥其名也

民雖靡膴

韓詩曰靡膴猶無幾何也（釋文）

喬樅謹案膴毛詩作膴膴古通用字鄭箋訓膴爲法與上文訓止爲禮同意是以膴爲模之假借與韓毛義異正義引王肅述毛讀膴爲嫵嫵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喬樅謂王肅以靡膴言少義卽本於韓詩然讀膴爲嫵則未爲得也毛傳於國雖靡止言小也是以止訓大（馬瑞辰曰柳詩傳止至也爾雅晊大也釋文晊本又作至易至哉坤元猶言大哉乾元止與至同義故亦訓爲大）則此句民雖靡膴膴義宜訓盛多韓詩云靡膴猶無幾何是亦以膴爲盛多貌胡承珙據詩大雅緜周原膴膴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亦作膴僖二十八年左傳原田每每亦與膴同每之義爲草盛上出是膴膴每皆盛多之義其說良韙馬瑞辰泥巧言篇毛傳膴大也謂嫵膴字同毛義當訓大並謂韓詩亦以膴爲大胥失之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後漢書郅惲上書曰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

補

小宛

翰飛厲天

韓詩曰翰飛厲天辭君章句曰厲附也文選西都賦注

喬樅謹案厲毛詩作戾傳云戾至也文與韓異而至附義仍相近附卽傳也莞柳篇曰有鳥高飛亦傳于天是已

載飛載鳴

曹植魏德論謳載飛載鳴補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韓詩外傳八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哀我瘨寡

韓詩曰瘨苦也釋文

喬樅謹案瘨毛詩作填傳云填盡也與韓文異胡承珙曰古从眞从厂之字互相假借毛傳訓填爲盡蓋以填爲殄之假借瞻卬邦國殄瘁傳云殄盡也韓詩作瘨者瘨乃籀文胗字胗唇瘍也非其義蓋以瘨爲癜之假借說文癜病也雲漢召旻箋竝云癜病也雲漢釋文癜韓詩亦作瘨喬樅謂古以病苦互訓呂覽權勳篇貴卒篇注並云苦病也廣雅釋詁病苦

也苦窮也然則韓詩瘉苦之訓其義當爲窮苦猶毛詩塡盡之訓其義亦爲窮盡故鄭箋云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也

宜犴宜獄

韓詩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釋文初學記二十

喬樅謹案犴毛詩作岸傳云訟也此古文以岸爲犴之假借說文豻或从犬作犴引詩宜犴宜獄據韓詩文也胡承珙曰犴獄字皆从犬取犬所以守之意毛傳訓岸爲訟者訟爲訟繫獄則讞成故韓詩以鄉亭朝廷分屬之馬瑞辰曰詩二宜字皆且字形近之譌故鄭箋以仍字釋之說文且薦也爾雅釋言荐再也小爾雅仍再也薦重也荐薦同音通用訓且爲仍猶說文訓且爲薦也箋仍得曰宜本葢作仍得曰且云仍有獄訟之事猶云且有獄訟之事也宜且二字形近易譌假樂詩宜君宜王釋文本作且君且王爲趙壹詩且公且侯所本而正義本及釋文所引一本皆作宜君宜王與此詩且譌爲宜正同賴有箋說可正其誤若經本作宜則箋不得訓爲仍矣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韓詩外傳七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
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
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
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
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
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
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
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
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
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
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
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此言文王居人上也
案如臨深淵句錯入小旻當爲衍文
喬樅謹案桓公得管仲隰朋下舊脫二十八字據說苑君道
篇有辯其言以下云云有此一段文義始備今依說苑文補
之
小弁

慬焉如疛

韓詩曰疛心疾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慬焉如擣釋文本或作癗韓詩作疛義同盧氏文弨云呂氏春秋盡數篇氣鬱處腸則爲張爲疛高誘注疛跳動也與擣義相近胡承珙曰毛詩擣字自是假借說文疛雖訓腹痛然心腹義本可通玉篇云疛心腹疾也引呂氏春秋曰身盡疛腫是疛不專訓腹疾毛殆以擣爲疛借故直訓心疾歟喬樅謂廣雅疛病也玉篇疛心腹疾也癗同上又病也廣韻疛心腹疾也癗上同是疛與癗同字

寤寐永歎唯憂用老

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寤寐永歎重懷慘結李賢注寤覺也寐臥也詩曰寤寐永歎唯憂用老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假寐永歎梁太后治韓詩者此詔卽用韓詩語章懷太子注所引與毛詩不同亦當爲韓詩之文唯字異

毛詩作維與韓詩字微異

疢如疾首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監寐寤歎疢如疾首 補

鳴蜩嘒嘒

曹植蟬賦詩咏鳴蜩聲嘒嘒兮 補

玉篇口部詩云鳴蜩嘒嘒小聲也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嘒嘒聲也此云嘒嘒小聲當是韓詩之訓說文亦云嘒小聲也皆用韓義

有濯者淵釐莘渢渢

韓詩外傳七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抗其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抗冠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卻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腦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强楚詩曰有濯者淵釐莘渢渢言大者無不容也

君子無易由言

韓詩外傳五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巧言

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韓詩外傳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愼無辜

又曰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又外傳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愼無辜又曰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

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尙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愼無辜

僭始既滅

韓詩曰滅少也 釋文

喬樅謹案滅毛詩作涵傳云涵容也文義與韓並異馬瑞辰曰涵咸古同聲通用韓詩作滅者咸之假借章句訓爲滅少失之胡承珙曰涵咸字固可通然以滅爲少當謂亂萌初起

僭端尚少也喬樅謂月令水泉咸竭呂覽仲冬紀作減竭漢書石奮傳九卿咸宣服虔音減損之減史記酷吏傳作減宣蓋古音讀減如咸故與涵通用廣雅釋詁三減少也當卽本韓詩訓義

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韓詩外傳四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小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

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又曰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

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眾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絰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

韓詩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蹟有時遇犬得之史記春申君列傳注

喬樅謹案趯趯毛詩作躍躍草蟲傳曰趯趯躍也則毛詩躍躍亦當訓爲跳躍韓云往來貌者謂其往來跳疾趯趯然也正義引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也王之述毛卽用韓詩之義遇韓詩如字鄭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是以遇爲馴犬馴猶良也易林謙之益云狡兔趯趯良犬逐咋亦以遇犬爲良犬焦贛用齊詩然則鄭箋之語蓋本齊義毛詩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焦氏循曰如字者毛義也讀愚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也馬瑞辰曰鄭以遇犬爲犬之馴者馴順也善也二義均見廣雅是鄭未嘗讀遇爲愚釋文以世讀愚爲非非以鄭爲非也爾雅釋文引廣雅以殷虞爲良犬名蓋謂殷之良犬名虞猶晉葵韓盧之比犬之大者名葵虞亦大也虞遇雙聲遇當卽虞之假借故鄭又以爲田犬虞吾古同音虞之借作遇猶梧

邱之訓爲遇邱也毛於遇犬無傳讀如字者乃王肅述毛之義未必遂於毛義有當曾釗曰遇與毳對傳以狡訓毳則遇卽愚之假借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馴順之義素問精微論曰請問有毳遇樸陋之問是毳與愚古恆對舉之證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愚遇二字古通用喬樅謂馬曾二說義竝通然四家之詩師承不同容有異讀韓詩云有時遇犬獲之則自當讀遇如字訓爲逢遇也

何人斯

祇攪我心

曹植七啟 祇攪予心 補

我心施也

韓詩曰施善也 釋文

喬樅謹案施毛詩作易傳云易說也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易施古音不同部而義近皇矣詩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易繫詞上辭有儉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卽相說毛韓義正相成書盤庚不惕予一人白虎通引作不施予一人亦易施通用之類

出此三物以詛爾私

五經異義盟牲所用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鷄

喬樅謹案毛傳云三物豕犬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

豕臣以大民以鷄正義引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又云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今據韓詩言盟牲而不及詛自是以盟該詛盟大而詛小盟牲以牛詛則以豕而已韓詩言天子諸侯以牛豕此兼舉盟詛所用之牲非以牛豕爲天子諸侯之等差也毛言君以豕而不及牛此則專指詛言之左氏襄十一年傳云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又定公六年傳云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此分別盟詛之異知爲詛小於盟也

爲鬼爲蜮

韓詩內傳曰短狐水神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引作外傳外字乃內之誤又九百九獸部引韓詩外傳曰狐水神也亦誤韓詩此傳卽釋詩爲鬼爲蜮當云蜮短狐水神也御覽又引元中記曰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卽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攷說文云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案狐當爲弧之假借字博物志以爲口中有弩形以氣射人影是也漢書五行志云蜮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師古曰短弧卽射工也亦名水弩正作弧字足證短狐乃短弧之假借以其居水中故又以爲水神也詩以鬼蜮並言者李善文選東京賦注引漢

舊儀曰魑鬼也魑與蜮古字通又引漢舊儀曰昔顓頊氏有三子一居水中爲魍魎蜮鬼是蜮本爲鬼物之類也

巷伯

緝兮斐兮成是貝錦 補

說文系部緝帛文貌詩曰緝兮斐兮成是貝錦（文選十七文賦注補）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喬樅謹案此條詩考屬之烈文篇無封靡於爾邦下其義未當據曹植魏德論以荊人封靡與交益影從對文是讀靡爲披靡之靡則義不得訓好子建習韓詩者也竊意靡好之訓是釋巷伯詩緝斐之義緝毛詩作萋爲緝之假借斐毛詩釋文云或作菲菲亦斐字之假借說文所引詩作緝兮斐兮疑即韓詩之文斐字韓詩內傳當訓爲靡故薛君章句申釋之曰靡好也攷揚雄方言二云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曰靡郭璞注云靡細好也其義當亦本之韓詩

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韓詩外傳三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眾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喬樅謹案矣毛詩作也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後漢書朱勃上疏曰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

喬樅謹案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後援遇讒惟勃能終焉李賢注引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是勃所稱詩乃韓說也讒人毛詩作譖人與韓文異

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白虎通誅伐篇補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七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寶校